

东南亚华文文学漫评

遥望王集

钦
鸿
著

三峡出版社

遥望集

东南亚华文文学漫评

钦 鸿 著

中国三峡出版社

责任编辑:宋 怀

封面题字:徐应佩

封面设计:尤 炼

遥望集

——东南亚华文文学漫评

钦 鸿 著

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区万寿路甲 12 号)

阜新师专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10 字数:24.6 万

印数:1000 册

2002 年 3 月第 1 版 200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99-446-5/I·76

定价:20.00 元

序

陈 辽

世界华文文学已经成为一门新学科。在这一学科领域内从事研究的数以百计,而在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方面卓有建树、卓尔独立、卓然成家的,钦鸿先生是其中的佼佼者。韩愈说过:“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师说》)我比钦鸿先生年长十六岁,他在通信中称我为“老师”,但他在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则使我望尘莫及。因为他“术业有专攻”,而且成绩显著。1995年12月,他出版了东南亚华文文学评论集《海天集》;现在他又出版第二部本东南亚华文文学评论集《遥望集》。

钦鸿专攻东南亚华文文学之所以成就突出,首先是因为他在研究中有“韧”的精神。钦鸿研究东南亚华文文学自1987年始,从此他“咬定青山不放松”,由新加坡华文文学、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再研究泰国华文文学、菲律宾华文文学,后又研究印度尼西亚华文文学以及汶莱华文文学,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次前进,终于成为国内有名并为东南亚华文文学界熟知的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专家。研究华文文学,一定要有“韧”的精神,缺少了它往往是有善始而没有重要成果终。钦鸿研究东南亚华文文学,在国内不算最早。有的研究者比他起步早,但搞了一段时间,或浅尝即止,或

畏难而止,再无下文,因此,尽管这些先行者的开辟草莱之功,必须充分肯定,但他们后来的研究业绩却乏善可陈,我们不免为之惋惜,就是因为他们在工作中缺少“韧”的精神。钦鸿的“韧”的精神从何而来?来自于他对东南亚华文文学的热爱,来自于他对中国文学与东南亚华文文学交流意义的深切理解,来自于他多年来在文学研究中养成的“生命不息,研究不止”的斗争精神。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他得了癌症,尽管死神就站在他的对面企图吞噬他,但他坚持研究东南亚华文文学依旧,结果是他战胜了癌症,击退了死神,可见他对东南亚华文文学的研究是多么“韧”!

钦鸿专攻东南亚华文文学之所以高人一头,还因为他在专攻东南亚华文文学时抱持科学态度。钦鸿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料专家、辞书编写专家、现代文学研究家,有比较深厚的研究功底,对研究对象采取科学态度一贯。他转而研究东南亚华文文学后,他在研究工作中的科学态度更有所弘扬。他凭资料发言,凭实证写文章,凭真切感受搞研究,“为文不做一句空”。他说:“我做事比较认真,一是尽量收集比较完备的资料,包括作家的全部作品、文学观、文坛的评论等;二是认真通读,做好笔记,抓住自己阅读时的真实感受,反复推敲、琢磨;三是尽量与其他作家进行横的比较。”正因为他在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中抱持这样的科学态度,所以他的评论和研究,小而至于对某一作家某部作品的评论,大而至于对某一国家华文文学中的某个带有普遍性问题的研究,他都有独到的见解。他在我主编的刊物《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评论和研究》(后改名为《世界华文文学论坛》)上发表的《热爱生活 反映生活——评林琼的散文集〈又晴又雨〉》一文,即从《又晴又雨》的实际出发,揭示了林琼散文的“哲理性”以及他“那种与叙事密切结合、与抒情写意相交融的议论性”的创作特色,道出了林琼散文的优长所在。另一方面,同样是出于科学态度,钦鸿直言不讳地指出了林琼散文中的“不如人意之处”:“一是反映生活面比较狭窄”,“二

是有的描写流于空泛”，“三是语言锤炼不足”。这和国内的某些华文文学研究者对研究对象一味叫好，文中充满溢美之辞而不作任何批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钦鸿如此“一分为二”地看待和研究东南亚华文文学作家作品，如此采取科学态度，却赢得了东南亚华文文学界的尊敬和好评。在《菲华文学中的“中华情结”》这篇论文中，他又以坚实的资料为出发点，站在时代的历史的高度，论述了菲华文学中的“中华情结”的具体表现：“孺慕和眷恋五千年中华文化”；“乡思乡愁和寻根意识”；“对于母国的关注和吟咏”；“‘中华情结’和落地生根的‘菲华情结’”之间的互动，作了前人不曾作过的阐发。他的结论是，菲华文学本身就是“中华情结”的具现，但菲华文学所表现的内容是丰富多彩的，“中华情结”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不过它是菲华文学的重要内容，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研究。读过这篇论文的人，又无不为论文作者在研究工作中的科学态度所折服。就钦鸿手头所掌握的东南亚华文文学资料而言，国内罕有其俦，但因为他恪守科学态度，所以他暂时不准备撰写某个国家华文文学史那样的著作。他写道：“我对于东南亚华文文学的研究，还处于收集资料的阶段。我不反对而且很钦佩一些朋友编写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发展史的壮举，但我自己，总觉得始终未能对东南亚华文文学及其生存的社会状况获得足够丰富的资料，也尚未取得全面的了解和深刻的体认，因此不敢轻易去做这样宏伟的工作。或许，以我自己的客观条件和研究兴趣，我以后也不会从这方面去作努力。所以，前几年，北京友人约我参加中新两国合作的《新加坡华文文学发展史》的写作，我只是尽微力做了一些协助工作，不久便让自己打了退堂鼓。”面对钦鸿在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中的如此严肃科学态度，我为之肃然起敬！

钦鸿专攻东南亚华文文学之所以出手不凡、成果迭出，还因为他在研究工作中重在发现。有些华文文学研究者在他从事的研究领域中也有“韧”的精神，也从事实和资料出发，持科学态度，但他

们的研究业绩仍然未能引人注目,何以故?只因为他们在研究工作中缺少新的发现,未能“重在发现”。钦鸿则不是这样。他把“重在发现”放在研究工作的突出位置。无论是写书评,还是写作家论作品论,以至于写作家印象记,他都重在发现。若无新发现,他宁愿搁笔不写。他在阅读了《新加坡当代华文文学大系》后发现:“主编者胸怀博大,居高望远,对于不同流派、不同风格、不同题材、不同体裁的创作取兼容并蓄的态度,同时又精心组稿,反复斟酌,不厌其烦,力求其全”,从而“显示了新华文坛近二十五年间文学创作的总体成就和不凡风貌”(《一项意义深远的重大工程——喜读〈新加坡当代华文文学大系〉》)。据此发现来评论《新加坡当代华文文学大系》,自然如庖丁解牛,对《大系》的成就及某些不足之处作了游刃有余的剖析。在《从〈五月花节〉谈菲华文学的发展》中,钦鸿又独具只眼,发现菲华文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侨民文学的阶段”,“二是由侨民文学向菲华文学过渡的阶段”,“三是菲华文学健康发展的阶段”。这一发现,不仅说出了菲华文学历史发展的真实,而且和某些菲华文学研究者仅凭道听途说就任意划分菲华文学史严格区别了开来。钦鸿在《论方修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一文中,又发现了方修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独特贡献:“他站在世界华文文学的高度来审视中国现代文学,从而揭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开放性、辐射力以及对于世界华文文学的巨大影响。”虽然方修比钦鸿大二十五岁,但方修读了钦鸿的这篇论文后一定会把钦鸿视为“知己”吧。对忠扬的杂文,钦鸿又发现了其杂文艺术的四突破:“从事物的反常性突破”,“从事物的新奇性突破”,“抓住事物的关联性突破”,“抓住事物的典型性突破”。对忠扬的杂文,我曾见过一些评论和研究文章,却没有哪一位作者能像钦鸿那样有如此的发现。即使是作家的印象记,钦鸿也有新发现:“有一次在他的寓所,我曾看到过他的一个小笔记本,上面记载着各人的文章题目、他代为投稿的报社和日期、收

到的稿费数等等,一笔笔清清楚楚,丝毫不爽。这个偶尔的发现,使我极受感动。我想,以云里风这样的名作家、大企业家,本身事务已极繁忙,却默默无闻、不厌其烦地做着这样的琐细繁复的事情,显然不是为了追求个人的什么利益,而是出于对文学事业的执着的爱,为了对促进马中文学交流、建设马华文学尽力做一点工作而已。”(《洒向人间一片情——云里风印象随记》)由于钦鸿在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中重在发现,因此,《遥望集》中的每篇文章都有新意。

“韧”的精神、科学态度、重在发现,保证了《遥望集》的成功。也许是因为钦鸿对大而无当的宏观研究文章存有抵触情绪,所以《遥望集》中极少宏观研究的文章。不过我以为,大而无当的宏观研究文章不可取,但言之有物的、宏观与微观相整合的、思想解放而又实事求是的、既有高度又有广度和深度的宏观研究文章,依然不可少。希望钦鸿先生在今后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中,能够撰写一些这样的宏观研究文章,那么,他的论著将会受到海内外读者的更多更大的欢迎!

2002年3月于南京

(作者系江苏省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会长)

自序：我与东南亚华文文学

我与东南亚华文文学的结缘，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那时候，我正倾力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史料研究。由于我以为应当打破陈规，注意反映中国现代文学的全貌，因此视野比较开阔，随着研究的深入，发掘出为数相当可观的被人遗忘或疏忽的作家，其中有一些便是曾经活跃在马来亚文坛的归侨作家，如米军、韩萌、丁家瑞、萧村、王啸平等。而这些归侨作家与新马华文文坛的密切联系，又使我有机会结识了一些远在南洋的华文作家。

记得我最初认识的马华作家，是兼擅创作和文史研究的马仑先生。当他得知我正与朋友合作编纂《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和《中国现代文学辞典》时，便主动将他所编著的《新马华文作家群像》寄赠给我作参考。该书是他数十年研究新马华文文学的心血结晶，内中收录了极为丰富的新马华文文学的资料。展读此书，让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知道，在祖国的南面遥远的赤道附近，也有一个姹紫嫣红的文学百花苑，而那里的作家们跟我们一样也是用华文来写作的。我的眼界不禁为之大开，感到非常好奇和惊喜。这可以说，就是我与新马华文文学的最初接触。但当时，我还没有时间对该书细加研读，只是重点披览了其中有关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的一些内容，为《笔名录》和《辞典》吸取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

在信来信往中，马仑兄殷殷寄语，希望我能关注新马华文文学研究。我其实也早已对这一脉既陌生又熟悉的文学充满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便挤出时间，先做了两件事情。一是参加了陈辽、张超主编的《台湾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辞典》的编纂工作，承担了新马部分所有作家、作品辞条的撰写；二是在《西安晚报》上发表了题为《马仑的〈新马华文作家群像〉》的书评，这是我写的第一篇新马华文文学评论文章。至1989年底左右，我手上的《笔名录》和《辞典》两大工程基本告竣，遂开始用较多的时间研读新马华文文学作品，正式进入了这一个研究领域。

回想起来，我之与新马华文文学结缘，乃是题中应有之义。几年以后，我在评述中国大陆文坛对马华文学研究的现象时，曾有这样一段议论：“马华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极为密切。……随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渐次深化，研究者们已不满足于过去狭隘的认识，而企图从更广阔的领域来考察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和影响，于是马华文学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是势之必然的。”（《略谈中国大陆文坛对马华文学的研究》）这里我试图勾勒中国大陆文坛研究马华文学的学术轨迹，其实也融入了我自己的亲身体会。

当我决定倾力于新马华文文学研究的时候，马华文坛立即作出了热烈的反应。先是马华作家彼岸兄于1990年1月7日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写了篇《不解之缘》，向当地文坛报导了我“正在致力于研究新马华文文学”的讯息。接着，马仑兄于同年4月，在马来西亚的四大华文报纸《南洋商报》、《星洲日报》、《新明日报》、《通报》上一连发表了四篇消息，通报了我的研究意向和计划，并吁请当地作家“协助提供详尽资料”。嗣后不久，我便收到大批新马华文作家的函件，有的写来热情洋溢的信函和小传资料，也有的寄来自己的全部著作。这些，对我既是有力的鼓舞，也为我的研究提供了方便条件。

新马华文作家们对我如此厚爱和支持,使我深为感动,这也自然化为了我投身这一研究领域的动力。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刻苦研读作家和作品资料,先后写了数十篇关于新马华文文学的评论文章,散载在马来西亚《南洋商报》、《星洲日报》、《新明日报》、《写作者》、《清流》、新加坡《赤道风》、《文学半年刊》、《新加坡文艺》、《锡山文艺》等报刊。1992年8月,我和女作家李玲修、李天芳三人应马华作协之邀赴马来西亚访问,在吉隆坡、檳城、怡保、新山和马六甲五大城市,我分别作了题为《我看马华新文学》、《略谈中国大陆文坛对马华文学的研究》、《关于吡叻州几位作家的小说创作》、《柔佛州几位作家文艺创作漫谈》和《端木虹的文艺批评及其他》的演讲。由于这是马来西亚实行对华开放政策以后中国学者较早与马华社会和文坛的直接对话,我们的访问和演讲在当地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各大华文报纸纷纷对此作跟踪报导,并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

这期间,我还参加了张超主编的《台港澳及海外华人作家辞典》(南京大学出版社版)的编纂工作。另外,基于早期马华文学的相当部分与中国现代文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切关系,我在自己主持或者参加编纂的《中国现代文学辞典》(广西人民出版社版)、《中国文学大辞典》(天津人民出版社版)、《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上海书店出版社版)等辞书中,都介绍了一些既属于新马华文文学又属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作家、社团和文学运动、论争等内容。

1995年12月,我的评论集《海天集——我看新马华文文学》一书列入马华作协主席云里风主编的“德麟文丛”第一辑,由马来西亚乌鲁冷岳兴安会馆出版。云里风和香港作家东瑞分别为之作序。云里风在序中对我的研究勤勉有加,他指出:“这是第一本中国作家研究马华文学作品的专集,其意义非常重大,它一方面展示了作者多年来呕心沥血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也标志着马中文学

在交流上取得了重大收获。相信这本书的出版必能引起马中文文学界的重视与回响,进而激起更多的中国作家进行研究马华文学,也激起更多的马华作家努力创作,这对于提升马华文学作品的水准,肯定会有好的影响。”

这本评论集的副题为“我看新马华文文学”,其实应为“我看马华新文学”,因为我写的许多关于新华文学的评论文章,并未收录其内。这些年,随着研究视野的进一步拓展,泰华文学、菲华文学、汶华文学以及印尼华文文学等,也逐渐向我走来,我也在泰国、菲律宾以及国内的报刊上发表过许多评论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文章。除了国内的各种学术会议以外,我还先后应邀参加了在曼谷举行的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国际研讨会和在马尼拉举行的菲律宾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我所结交的东南亚华文作家朋友越来越多,研究的范围也越来越广阔。

不过,基于我个人的具体情况,我对于东南亚华文文学的研究,还处于收集资料的阶段。我不反对而且很钦佩一些朋友编写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发展史的壮举,但我自己,总觉得始终未能对东南亚华文文学及其生存的社会状况获得足够丰富的资料,也尚未取得全面的了解和深刻的体认,因此不敢轻易去做这样宏伟的工作。或许,以我自己的客观条件和研究兴趣,我以后也不会从这方面去作努力。所以,前几年,北京友人约我参加中新两国合作的《新加坡华文文学发展史》的写作,我只是尽微力做了一些协助工作,不久便让自己打了退堂鼓。

这些年来,我对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从新马华文文学开始,逐渐扩大到东南亚各国的华文文学,但我关注的重点,至今还在新马华文文学上;我的研究课题,先从“新马华文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入手,虽然作了许多新马华文作家的个案研究,但始终没有游离自己的初始目标。最近,我为今年11月在吉隆坡举行的马华文学史家方修的国际研讨会准备了一篇《论方修对中国现代

文学的研究》的论文。在写作此文中,我思考了许多问题。我认为,我们应当加强对中国南下作家的研究,这不仅是新马华文文学研究的需要,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需要,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后者更为重要。过去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对此一向是忽略不论的,而这批南下作家的文学活动,却不但也属于中国现代文学,而且更重要的还是中国现代文学所具有的开放性和辐射力的具现。推而广之,世界华文新文学,都是在中国五四新文学的辐射、影响、推动和滋养下生成、发展起来的。中国现代文学海纳百川,汲取了苏俄、欧美等各国进步文学的丰富营养,同时也向世界各国(首先是东南亚,然后才是欧美各国)辐射出巨大的影响力,从而催生了世界各国的华文新文学的运动。我以为,我们今后可以在这方面作更多、更深入的研究。

我是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起步投身于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事业的。我爱后者,也不放弃前者。对我而言,两者是互为表里、相得益彰的。在我有生之年,我会继续这样地走下去。

2001年10月22日写讫

2002年1月修改

于南通四风楼

目 录

序	陈辽 (1)
自序:我与东南亚华文文学	(6)

文坛纵横

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里程碑	
——评陈贤茂等人的《海外华文文学史初编》	(1)
一项意义深远的重大工程	
——喜读《新加坡当代华文文学大系》	(6)
华文文学已经走向世界	
——第七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10)
泰华微型小说创作管窥	(14)
难忘的马来西亚之行	(27)
菲华文学中的“中华情结”	(33)
从《五月花节》谈菲华文学的发展	(45)
1936 年泰华文坛纪念鲁迅活动纪实	(53)
1936 年至 1937 年马来亚华侨文化界对鲁迅的纪念	(60)
谈吴天才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	(72)
论方修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	(85)

作家论丛

美的艺术的享受

——尤今短篇小说欣赏 (97)

林琼的“文坛拾碎”得失谈 (114)

扎根生活的收获

——方然小说漫评 (118)

拳拳赤子情

——读秦林的诗歌近作 (124)

浓得化不开的中国情

——读柯清淡的诗与散文 (131)

论忠扬杂文的构思艺术 (137)

论朵拉的短篇小说创作 (146)

论戴小华文学创作的心路历程 (171)

虚怀若谷 宁静致远

——谈女作家翠园的散文小品创作 (194)

马仑的作家辞典事业 (201)

书评书话

热爱生活 反映生活

——评林琼的散文集《又晴又雨》 (204)

真善之美

——读芊华的散文集《绿的希望》 (212)

芊华散文诗赏析 (218)

关注现实 心忧天下

- 读张挥的《木雕与我》 (221)

尺幅千里

- 读司马攻的微型小说集《演员》 (225)

- 我读《子帆诗集》 (230)

- 读林万里的小说集《结婚时节》 (234)

文朋诗友及其他

洒向人间一片情

- 云里风印象随记 (237)

不凡的风采

- 陈凯希印象略记 (243)

平朴无华 诚恳踏实

- 白岩印象 (250)

- 叶蕾印象 (253)

新加坡人笔下的上海

- 李贩鱼及其“上海滩” (259)

- 忆念李贩鱼 (262)

- 一凡印象小记 (266)

躲开旅游点

- 蔡秀美谈旅游 (270)

筑起美丽的桥梁

- 尤今谈旅游 (272)

体育运动与民族团结

- 访马来西亚青年暨体育部副部长邓育桓 (274)

附 录

- 不解之缘 (马来西亚)彼岸 (277)

- 作家印象:钦鸿 (马来西亚)叶蕾 (280)

你从桥的那头走过来

- 给钦鸿 (马来西亚)孟沙 (283)

文化交流的使者

- 访特约副研究员钦鸿 (南通)沈文冲 (285)

海天情怀

- 送钦鸿南行 (南通)丁弘 (288)

- 作者文学年表 (291)

- 后记 (295)